

經部

周禮疑義舉要卷四

婺源江永撰

春官

序官鎛師鄭注鎛如鍾而大國語細鈞有鍾無鎛韋註鍾大鍾鎛小鍾當以鄭說為正大射禮東方笙鍾與笙磬竝陳而鑮在其南西方之鑮亦在頌鍾頌磬之南豈非笙鍾笙磬頌鍾頌磬為編縣而鑮為特縣與左傳鄭

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國語作寶鎛其云歌鍾必是應歌之鍾云二肆必是編縣十六枚者而於鎛則言及以殊之豈非特縣者為鎛與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鍾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豈非登歌用編鍾金奏用鎛鍾鍾小者應人聲鍾大者應鼓聲與即國語伶州鳩之言亦是以鎛為大鍾其云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謂金聲即細鈞之鍾也若奏細鈞而兼用鎛鍾則鎛又大於鍾鍾聲為鎛所陵不得昭故不用鎛所以使

鍾聲之昭也大鈞有鎛無鍾兩大相配為宜若又甚大
則鎛不可用用鎛則絲竹細聲為所抑如不鳴故亦不
用鎛所以使絲竹之鳴也伶州鳩因景王鑄無射而為
之大林細抑大陵鍾聲不和故言鍾聲不可為鎛所陵
絲竹不可為鎛所抑以明無射有林之失則鎛正是大
鍾韋注未細繹其言而誤解耳孟子以金聲為始條理
亦是擊鎛鍾
五祀唯有户竈中霤門行一說以禮經亡逸之餘猶有

中霤禮一篇與月令正合若左傳家語所謂五祀者乃是五官之神其生為五行之官没而配食於五行此四時迎氣而祭之月令所謂春其帝大皥其神句芒此五人帝五官神豈非附祀於五帝者乎安得地示中又有五官之祀而以血祭祭之也鄭氏惑於祭法七祀之說謂户竈中霤門行為殷制而以五官之五祀釋大宗伯此人神也乃入地示中耶社稷五祀皆在國内故以遠近為次先於五嶽王志長言在五嶽之上則非門户可

知誤矣舊解肆獻祼爲祫祭饋食爲禘祭禮館吳纂修紱云非也肆獻祼者享先王之隆禮饋食者享先王之殺禮以二者統冒於上而以四時之祭分承於下肆獻祼饋食不專一祭隨所值而當之者也按此說發前人所未發禘祫大祭也皆於四時祭中行之故司尊彝謂之四時之間祀如行於春夏即以禘祫爲祠禴行於秋冬即以禘祫爲嘗烝非禘祫則行三祭時以饋熟爲始耳

宿眡滌濯宿字為句祭前三日申戒也大史及宿之日即此宿字

四望許慎以為日月星辰先鄭謂道氣出入又謂日月星海後鄭謂五嶽四鎮四瀆先鄭兩說日月星海近之許氏與後鄭說各得其一者也四望蓋合上下四方之神而祭之大司樂司服四望皆言祀是四望有天神典瑞玉人旅四望兩圭有邸與祀地同玉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是四望有地示然則四望之兆當兆

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星辰則嵗星與蒼龍七宿兆於東太白與白虎七宿兆於西熒惑塡星七宿兆於南辰星與元武七宿兆於北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兆各因其方祭則設表位合於一壝而祭之其禮行於郊後而國有大故亦旅之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此說得之而春秋之三望杜氏云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

之楚昭王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杜又云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星辰因此說亦可以推知四望也陳祥道疑於後鄭之說謂望兼上下之神得之近世說者唯據大司樂司服言祀不言祭謂四望為日月星辰如此則當用四圭有邸以祀之何為與祀地同玉耶葢言祀者主於日月星辰而日月星辰亦隨四方設位則天神亦從乎地故用祀地之玉也

又四望亦有遠近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

事於四望疏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後鄭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愚疑四類即四望其云四望四類亦如之者謂四望中之神各以其類位於四方非別有四類之兆與四類之祭也是以諸官皆無言四類之牲玉器服樂舞者鄭舉星辰但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而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星辰中當有五星列宿諸侯猶得祀其分野之星則天子當祀十二次之宿而五星亦不可遺

天子宗廟九獻之禮既亡鄭氏依約經文為說後人多疑之鄭說誠有可疑者秋冬變朝踐為朝獻變再獻為饋獻謂其尊相因然以酳尸之獻為朝獻言於饋獻之前其禮不行於朝而强名以朝獻次序則顛名義則乖愚亦甚疑之別為九獻之說曰二祼之後當有七獻經

文不欲枚舉有錯綜互見之法實則朝踐與朝獻饋獻與再獻四節而已朝踐為薦腥後之獻不待言矣朝獻非王酳尸乃堂上薦燗王與后之獻饋獻非饋熟之始乃尸食舉後王酳尸之獻而再獻則后與諸侯為賓者亞王酳尸之獻也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體其犬豕牛羊注疏謂腥法上古燗法中古而進孰為後世之食孰其殽者體解而燗之也祭義曰燗祭祭腥而退郊特牲曰腥肆燗腍祭其有薦燗明矣既以燗法中古此時何

可無獻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燗而何至於饋熟則不當有獻何也薦燗之後烹肉既熟羮定詔於堂於是奉俎入室設陰厭以饗神乃迎尸入室舉奠斝詔妥尸是時尸即當食舉安得有獻葢堂上腥爓皆不可食者故有獻而無食室內之饌可食者則當食而後獻所謂饋獻者尸既食而王獻以酳若特牲少牢主人獻尸耳此時后不即亞王酳尸尸有酢王之禮有命祝嘏之禮有夫婦致爵之禮后乃獻以酳尸是謂之再獻而賓長為

一獻以終之亦通為再獻也然則此七獻者堂上四獻室内三獻以朝獻次朝踐行之於早不失朝字之義以獻爓當之又無爓祭缺略之嫌陰厭之後未食舉之前無獻而獻在既食之後亦協乎饋獻之義春夏言朝踐再獻者舉首尾以包中間秋冬言朝獻饋獻者舉中間以補春夏足見設經錯綜互見之妙而追享朝享可例推要而言之堂上獻者用前言之尊室内獻者用後言之尊耳醢人籩人朝事之豆籩於朝踐薦之而朝獻無

豆籩朝獻統於朝踐也饋食之豆籩於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籩再獻統於饋獻也九獻之後别有加爵則薦加豆加籩而非食後稱加之謂也如此説九獻按之經而不紊證之記而可通

堂上薦腥爓取法前古朝踐朝獻之尊盛醴齊醴齊渻於盎齊也室中饋孰用後世食饋獻再獻之尊盛盎齊盎齊清於醴齊也若王酳尸而用朝踐之醴齊失其義矣

彝尊有二者疏謂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皆配以玄酒是也後人謂王與后分酌彝尊故有二大謬古人玄酒配尊之禮頗重事之用醴者質略則一尊陳於房謂之側尊其兩尊皆酒者特牲之旅酬也燕禮之尊士旅食也大射禮之兩壺獻酒也王藻之饗野人也以酒優之正是略之賤之也豈有宗廟大祭薦腥薦爓血毛大羹事事反本脩古顧於堂上之尊獨無所配下同賤略之事乎秋官特設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豈謂室

中一陳即嫌其多而不以配彛尊于王與后合體同尊

卑共酌一尊未為不可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

尊襍記侯國之禮未可以彼例此即君夫人別酌其尊

亦必有玄酒必非兩尊皆酒也記云明水涚齊貴新也

凡涚新之也即以司尊彝本職證之下言盎齊涚酌凡

酒脩酌即是酌所配之明水玄酒以涚之脩之耳豈遠

取室中之明水乎禮運言玄酒在室元酒即明水　舉室中明

水配鬱鬯為首者言之耳非謂在户在堂在下者即無

所配也

皆有罍皆者皆春夏也皆秋冬也皆追享朝享也非謂一尊即一罍也

盎齊涗酌謂以所配之明水涗之記言明水涗齊新之是也非謂三酒之清酒爲涗也凡酒脩酌謂以所配之玄酒滌之非謂别取水也

大裘之冕亦必有冕服經不言者省文與記云王被衮以象天則亦當服衮冕

先儒以爵弁為冕之次者其服用絲其蔽膝用韎韐其屨飾用繡次皆是次於冕服也而舊説謂以木為體以布染為爵頭色而覆之亦略似於冕但冕之板前俛後仰爵弁則平置之故不得冕之名舊説相傳如此然而弁字上銳象形爵弁與皮弁同名弁而爵弁有覆板何以名弁且夏官弁師何以有韋弁無爵弁陳祥道禮書則考之詳矣陳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

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上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即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哭諸侯服爵弁而即戎亦服之耳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弁如冕而無繅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鋭若合手然非如冕

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按陳氏此說甚有據王即戎以韋弁服即爵弁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以朱甲者以韎韐故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韍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之韠也鄢陵之戰郤至見楚子衣韎韋之跗注即朱韍韎韐之謂也豈非爵弁即戎之證乎凡謂爵弁如冕者皆非是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此文承上爭墓地而言謂爭訟時恐其有盜葬鬬毆潛移兆域之弊故

卿屬巡守訟終而止其中之室非謂墓中有官寺也因
爭墓地而聽其獄訟則爭訟者暫假他室以居墓大夫
耳豈能設官為民守墓哉
呂氏春秋黄帝作咸池莊周亦云黄帝張咸池之樂於
洞庭之野則咸池非堯樂樂記云大章章之也咸池備
矣鄭注云大章堯樂名咸池黄帝樂名堯增脩而用
之是鄭自圓其說也咸池為黄帝樂而雲門大卷皆為
黄帝樂亦屬可疑此無大章樂者當時大章之樂不存

耳至魯所存又止有四代之樂故季札觀樂無雲門咸池

鄭注六律六同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黄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分此漢人之説也考之管子吕氏春秋則是以半黄鍾四寸半者為黄鍾之宫以為律本由此三分益一以上生三分損一以下生非以黄鍾九寸為首也别有律吕闡微詳之分樂奏黄鍾歌大吕此一律一吕之相合

為地支之子與丑合亦即日躔與月建之相合也下諸
律呂皆然
一變而致羽物一節注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疑未
必然而樂之感格如書所謂祖考來格鳥獸蹌蹌鳳凰
來儀百獸率舞亦實有此理
夾鍾因奏圜丘而名圜鍾林鍾因奏方丘而名函鍾各
以其類也黃鍾不改者黃為中之色人亦居天地之中
義類相比附也揚雄太元之數子午為九丑未為八寅

申為七卯酉為六辰戌為五巳亥為四亦即聲律之數也是以黄鍾為宫者其數九大磬之樂亦九變而終林鍾為宫者其數八咸池之樂亦八變而終夾鍾為宫者其數六雲門之樂亦六變而終

三大祭不用商者無商調非無商聲也注謂祭尚柔商堅剛未必然後儒謂商調肅殺鬼神所畏固是一説愚疑周以木德王不用商避金克木也是以佩玉右徵角左宫羽亦無商荀子亦有太師審商之説

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升歌為詩金奏以鍾鼓奏九夏有篇名而無辭即有辭亦不載於頌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也鄭氏注鍾師及儀禮既云九夏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矣乃引吕叔玉以肆夏為時邁繁遏為執競渠為思文而詩譜亦言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是升歌與金奏混合為一誤矣時邁本非肆夏因肆于時夏一語而附會耳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是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文

王世子養老亦歌清廟何嘗升歌肆夏乎
頓首見於傳者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季平子
頓首於叔孫申包胥如秦乞師賦無衣三頓首是有求
於人者用頓首頭觸地而無容者為喪禮之稽顙
拜必屈膝而俯首軍中介胄之士用肅拜婦人亦用肅
拜不屈膝而低首以下如今人之長揖也新婦奠菜於
舅姑則扱地謂屈膝而引首至地婦人最重之拜也為
重喪則稽顙今時婦人之拜直身而微動其手微曲其

膝此俗不知起於何時郗敬謂即肅拜非也今時男子之揖正是古之肅拜而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而推之高則為天揖平則為時揖低則為土揖也推手為揖引手為正又謂之厭

大史正歲年以敘事頒告朔於邦國至春秋時周室微弱王朝未必頒朔列國自為推步月日時有參差矣

測景所以驗四時之氣也而漢人謂景之至否由人主政有得失此漢人之妄說又不知有歲差而云冬至日

在牽牛豈常在牽牛哉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春秋内外傳而下至歴朝史志及諸家論分野之言詳矣以職方外紀考之大地如球周九萬里分為五大州幅員甚廣豈止中土之九州哉五大州皆有山水人物皆有君長臣民則必與普天星宿相關災祥禍福隨地有之豈止中土九州分十二次之星而徼外遐方即無預於天星哉葢分野之理如人身經脉内應藏府各

有孔穴暗相聯絡疾病因之而大地之精華聚於中土猶人身之精華聚於面部善於叔服許負之術者能按部位占氣色而能知其吉凶妖祥此即占分野之理也

玉路金路象路注謂以玉金象飾諸末按車上諸材唯兩較之兩端可飾他處皆不可飾也

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鄭注司服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然則王之大常有日月亦當有星辰不言星省文也曲禮招摇在上星其畫北斗與又曲禮行前

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交龍為旂熊虎為旗
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備四方之五獸也通帛襍帛以間
之而全羽之旞析羽之旌亦當有通帛以為旗之縿且
有斿焉而插旄於干首故曰注旄首曰旌俗畫旌有羽
無旗非也羽當是雉羽鍾氏染之注當是插於干首鄭
氏謂繫之於旟旌之上非也

周禮疑義舉要卷四

周禮疑義舉要卷五

婺源江永撰

夏官

或謂有征伐則制軍非也觀春秋時晉作二軍三軍三行新軍六軍魯作三軍舍中軍皆於平時作之為中軍為上軍下軍人有所隷之軍軍有所統之將謂作軍必須蒐閱則是謂必待出軍時始作之豈平時皆渙散無

紀者乎然則王畿千里可作數十軍而止六軍何也用人之數不過此其餘皆羨卒以待簡稽而迭用者也

天子六軍在六鄉為正軍六遂副之都家之軍又副之六鄉七萬五千家家出一人為兵五家為比故五人為伍伍長下士即比長也閭出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中士即閭胥也族出百人為卒卒長上士即族師也黨出五百人為旅旅帥下士即黨正也州出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中大夫即州長也鄉出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軍帥命卿即鄉大夫亦即王朝之六卿也大司馬之序官與大司徒六鄉之官正相合故鄭注州長云掌其戒令賞罰於軍因為師帥又注黨正云於軍因為旅帥注族師云於軍因為卒長恐人謂鄉官非軍帥故明言之鄉大夫之為軍帥閭胥之為兩司馬比長之為伍長不言可知矣伍法起於五人而車法起於百人之卒葢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重車一乘二十五人共百人四兩為卒是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分之為

一什三伍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也以三兩之人為士徒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為右帥二十四人也車法卒法於此成故族師亦言之詳職云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較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是一族始有兵車重車其兼言輦者役事則有人輦也又云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

是百人始有卒而兵車成十五伍重車成五伍也既有車故詳及兵器鼓鐸旗物也然則六鄉六軍之法一族百家而出兵車重車各一乘也以田計之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之地是二十二井又二夫之地而出此二車與漢志言出長轂一乘甸有六十四井者不同周禮言制軍之本法而漢志別是一法也

軍將皆命卿如春秋時晉國之制則是以六官之長為軍將矣然則元帥必冢宰乎觀宣王命將出師有其人

不必六卿之長則亦惟王所命也

姜兆錫謂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爲序職之文家司馬亦如之句爲序官之文二簡互錯此說有理

注謂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於王之司馬如此則王朝無是官矣何云家司馬亦如之乎如以家司馬亦如之爲大夫家臣之司馬則何以不言都之司馬而唯言家之司馬也葢家司馬亦如之猶春官序官云家宗人如都

宗人之數也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謂王朝之家司馬使家之臣以其所掌正于公司馬也此正錯簡之有理者也

負固不服則侵之注謂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此說是兵不深入柔服則止倘終負固不服亦班師振旅脩文德以來之而不極兵威若無鐘鼓掩其不備皆後世之譎兵豈先王之義討

九畿里數皆不能畫方如棋局周禮立法謂制畿封國

大畧當如此亦有近在内地而其俗已近戎狄者又有蠻夷戎狄與中國雜處者恐周初已有之豈能皆如九畿之法哉

夏茇舍是習夜戰之事齊語云夜戰聲相聞夏月晝熱夜涼宜於此時習之將帥以號名别之亦是便於夜也苗田亦即於夜畢之爾雅宵田為獠楚辭招魂亭章懸火炎起亦言宵田之事

田時誓有二前誓在列陳之後戒其坐作進退之不用

命也後誓在表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法也春冬各
言其一疏引大閱羣吏聽誓觧有司表貉誓民未密
司常云大閱贊司馬頒旗物此言治兵辨旗物則是大
閱與治兵旗物有不同兩經各言其一而下經大閱之
旗物即司常可見也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内外而等序
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
公邑之百官也治兵之旗物則旜旟互易孤卿之旜師
都載之師都之旗軍吏載之物與旟互易大夫士之物

鄉遂載之州里之旟百官載之惟旐則如其故郊野與縣鄙皆公邑之吏也葢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易師目不晝異物之旜物師都鄉遂之臨行陳者亦載之晝鳥隼之旟百官之不臨行陳者亦載之葢行軍有時而尚變也春秋時有不去其旗而敗者有望其旗而指目其仇者有納旌於弢中不令敵人見者故旗物有變通之法

治兵不言家蓋於師都中包之州長縣正帥其民而致

固建平時之旟矣及治兵則易之以物而旟屬之於百

官都家大夫帥其民而致固建平時之旗矣及治兵則

易之以旜而旗屬之於軍吏皆欲其變也變則不論旗

上有畫無畫鄭注限定有軍旅者盡畢物無軍旅者帛

而不畫非是

祀祊此祊字宜與詩方社之方同但是本方之土示非

泛指四方如獮時在東方即是東方之示餘方皆然即

詩之言方社亦是如此方祀上下可通稱但天子之方大諸侯以下之方小耳此祀與社相類故詩每與社連言之而時田亦一祀祊一祀社也

大閱經文雖詳亦多可疑不分班習戰則車徒甚衆四表之地無多縱列太狹横列太濶若分班則經文又未言竊意四時之田竝分番教閱一田不必徧集王畿之民一人不必歲供四役否則寧無妨農乎

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即鄉師出田法於州里之事

非羣吏又分教戰法也中軍以鼙令鼓中軍元帥也三軍六軍必有元帥如王在軍則王爲中軍號令必出於一疏謂此六軍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軍非也鼙所以引鼓樂有朔鼙應鼙亦是先擊鼙而後擊鼓以小鼓引大鼓也鼓人皆三鼓疑此鼓人謂地官之鼓人下文鼓行鼓進鼓退乃是軍將師帥旅帥之鼓葢中軍先以小鼓號令而鼓人主軍動鼓其衆者遂承中軍之令三鼓以作士氣於是振鐸作旗而諸鼓皆鳴也注謂鼓人爲中

軍之將師帥旅帥則地官鼓人不得聯事矣且中軍將亦不可謂之鼓人下文鼓人皆三鼓儆此皆者鼓人非一也凡云三鼓者疑皆鼓人之鼓

車三發徒三刺舊以車轉為發恐不然車既及表乃止矣又三轉胡為葢車上主射者三發矢以象克敵耳田車不能容三人故無戎右主刺而刺者皆在徒徒刺而射者無事非克敵也發刺皆三者戰車有三人蓏其左右御也

鼓退鳴鐃疑鼓退音節與鼓進不同葢鐃聲不能及遠欲退軍必將帥擊退鼓而後卒長皆鳴鐃否則卒長不能自主退

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象士卒之出軍門亦欲試御者過君表之法也左右陳車徒以下注疏未得其指葢未習戰以前陳車徒如戰之陳此車徒同羣車以卒徒徒以衛車擬戰時之陳也既習戰以後將分車徒故立兩和門使車徒各出一之左一之右而車徒遂分列

也不云左車右徒而云左右陳車徒者因地之勢左右不可常也旗居卒間以分地車徒皆如是徒一廂百人樹一旗則車一廂亦容兩偏之地而樹一旗也司馬法車十乘為偏偏兩偏為卒　車徒各有卒疏謂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以表之非卒間之義也將田時車徒所以必分者逐獸不必以徒衛車山澤間車徒又不可錯雜故須分隊而進是以先異之也前後有屯百步此又別為二屯如軍之營蓋擬田畢將帥居其中而獻禽也此屯用車徒圍

繞作之險野則人多易野則車多也注於前後有屯百步解云車徒異羣相去之數其實車徒之分分於左右和與左右陳非分於前後之屯也百步之屯能容幾車徒哉

大役與慮事後鄭慮事者封人本左傳令尹蔿艾獵城沂然此諸侯之制疑王朝大役慮事當是大司空鄉師云攷司空之辟

屬其植先鄭引華元為植植字有此確證而後鄭易之

葢謂王將一人不得言屬耳然大役非一人任其部曲將吏必多將吏皆可謂之植故司馬㑹屬之属字未嘗不可通若築城之植司空自當屬之豈復煩司馬

夏官主二牲羊也魚也小子羞羊肆而大司馬尊官羞牲魚者豈禮欲其變與抑以魚為水產與陸產相埒而異之與宗伯不言羞雞牲者文不具

晉制敘軍將佐之後有司馬猶之軍司馬也

大常惟天子有之必曰銘書於王之大常者因其有功

大言之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食字大司徒大司馬及此官皆有之以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例之似以有其地而食其所有者為順注謂王食其一恐不然
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注謂償以毛色不以齒賈如謂但償馬之毛色則太輕或買他馬以償不以齒賈則又何必其同色此泥物字之義也以其物更者以馬之皮骨肉所植之物價償不責其全償也其外否則歸死

馬於官而已不責其皮骨肉所值之價也

以任齊其行謂以他重物載於車而調習之猶傳云駕而乘材也此謂將遠行之馬亦謂受馬於有司者故因上文及之其軍事物馬而須自有校人掌之

出火内火有謂季春始熯治則出火於窯家則出火於室必待季秋始内而用之此說不確時熯而出火不用時寒而内用民自知之何待司爟之政令若季春出火於窯禁民不為陶冶正與舊説相反舊説據左傳不誤

月令雖秦時書亦依仿先王之制而增損之其夏月但禁民燒灰毋用火南方而不禁其陶冶

司士言眡治朝之儀但揖見羣臣而已揖畢王即退適路寢聽政而諸臣反其官府治事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也若議論政事則在路門内之朝如鄉黨攝齊升堂是也

路鼓建於大寢之門外其地森嚴肺石之窮民不能至其地擊鼓也朝士既得其情則為擊鼓而大僕遣官達

之耳

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謂有政事當議而眡燕朝也因燕羣臣在寢故謂之燕朝鄭謂王圖宗人嘉事則燕朝此舉其一隅謂若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内朝耳非謂燕朝惟同族得與也三朝惟路寢有堂有階孔子異姓之臣而攝齊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姓且燕宗族時必有異姓一人為賔註云同宗無相賔客之道

揚州之三江當以岷江松江浙江為確浙江山海經漢

志謂之漸水漢志出黟縣即黟縣今出婺源大鄣山之陰莊子謂之淛河至錢塘入海松江承太湖之下流其上流本不與大江相通班固謂蕪湖水東至陽羨此因蕪湖之下銀林鄧步之間地脉相連而勢卑宣歙之水盛則或漫溢而趨陽羨入震澤水不盛則皆從蕪湖入大江不入震澤也明時於高淳築廣通垻垻則無漫溢之事矣水經注謂大江自貴口分流過安吉而入震澤而不知下流地高本不與震澤通也

荆州其浸潁湛先鄭謂湛未聞今考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東南流為湛浦者是也與潁水同為南陽汝州之水在荆豫之間故屬之荆州

秋官

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

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

簿書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

之官皆取此義

王之五門先鄭雉門在庫門之外後鄭庫門在雉門之

外後鄭說是外朝在庫門之外亦後鄭說是庫門有屋

而無宮室鄭以漢之大會殿擬之則有宮室非古制也

外朝臣民皆得往來諸侯外朝亦然但未必有三槐九

棘嘉石肺石之制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軍猶攻殺也注讀軍字為句王氏謂衆而成軍非是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謂宗廟之常器鍾鼎皆是書於宗彝如博古圖鍾銘鼎銘是也注謂宗廟之六彝誤矣凡傳言彝器須宗彝豈必六彝哉

梏即校也易曰何校滅耳施於頸即今之枷梏校枷皆一聲之轉注謂在手曰梏誤矣在手者曰桊非兩手共一木

庶氏除蠱以嘉草攻之一說嘉草蘘荷也葛洪方人得
蠱欲知姓名取蘘荷葉著病人卧席下立呼蠱主名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明永
樂時蘇州有水怪蛩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
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
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見屈
大鈞廣東新語聖經之有用如此
大行人諸侯之禮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先

鄭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拄地者按車無疾之名
惠士奇云論語邢昺疏引周禮作前侯又小雅蓼蕭章
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矦
相似易亂故前侯訛為前疾此說是又說文引周禮作
前軓軓車軾前也軾前曲中下垂拄地如人之頸故謂
之侯侯猶胡也古侯與胡通
或疑朝覲無迎賓之法愚謂朝覲之禮雖異尋常主賓
然侯氏之入王門也豈其無擯介傳命忽然而至於廟

門哉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
賓而見之則當將幣之先庫門之外宜其有朝位有擯
介天官掌次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注云大次初往
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然則朝覲當有大次在外
朝有小次在廟門外覲禮所謂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
是也覲禮言旅見則分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若其特朝
則次當張之門外西方而東面以為止居待事之處掌
訝云及將幣為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此朝與位正

大行人所謂朝位賔主之間幾十步立當車下某處者
也掌訝既詔侯氏位當於此於是入白王言侯氏已至
朝如掌訝不能徑至王所亦必有擯者傳達之自入復
至行禮為時久則侯氏宜於大次止居以待於是王乃
乘金路出路門應門雉門而入廟以待侯氏之至節次
固當如此王既入廟負黼依大門外乃陳擯介而傳辭
侯氏出次立當其位他時賔主之禮擯者出請事而賔
對此時傳辭當自侯氏始葢天子至尊當不請事且前

此已云恭曰伯父帥乃初事矣豈至此復請所為來事哉惟侯氏自道其來王之意介傳之擯擯達之天子耳王之擯則大行人小行人嗇夫是也其擯當交擯介與擯皆遞傳故經文於大國之孤特云不交擯明諸侯當交擯也雖交擯而無三辭侯氏一請天子即有許入之辭如覲禮伯父其入之云亦遞傳之於是侯氏入大門而右擯介隨之東行至廟門外入於小次以待事復陳擯介侯氏出次執圭介復迭傳命道其將入奉贄之意

於是啇夫承命告天子天子又有許入之辭乃入門右坐奠圭如覲禮之儀以此言之則朝位正是將幣之日其云賔主之間者擬度言之實則賔與大門相去之間也儀禮全經當有朝禮一篇與覲禮互為詳略如致飧祼賔歸饔餼還圭賄贈等事當於朝禮詳之即覲禮亦當有大門外陳擯介傳辭之儀葢朝禮已詳故覲禮略耳若曲禮當宁而立之云自是記人之異說

周禮疑義舉要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疑義舉要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楊其梓

周禮疑義舉要卷六

婺源江永撰

考工記

周禮本是未成之書闕冬官漢人求之不得以考工記補之恐是當時原闕也冬官掌事而事不止工事考工是工人之號而工人非官註謂以事名官以氏名官非也

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廬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為東周時書其言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皆齊魯間水而終古戚速椑茭之類鄭註皆以為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葢齊魯間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辭者為之

冬官雖缺以諸經傳證之當有大司空小司空大司空卿一人小司空中大夫二人如五官之例 匠師見地官遂人鄭氏以為冬官之考則當為下大夫四人 梓

師見梓人梓工之長也豕人先鄭云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奉雞司寇奉犬司空其奉豕與然則冬官當有豕人嗇夫覲禮嗇夫承命告於天子鄭氏以為冬官之屬司里國語火之初見朗于司里又周之秩官賓至司里授館此主宅里之官當在冬官與里宰異水師國語周之秩官賓至火師監燎水師監濯火師即夏官司爟而凡祭祀賓客滌濯之事冬官當有水師玉人天官有追師專掌宮內追琢之事則凡用玉府之玉追琢成器以其典瑞之藏者當有玉人在冬官雕氏漆氏雕氏見考工職欽木器髹漆者多後世有漆雕氏冬官當有其官陶正左傳虞閼父為周陶正喪大記君喪陶人出重鬲圬人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舟牧月令天子乘舟命舟牧覆舟此雖秦官周天子亦有乘舟之事宜設此官舟行水宜在冬官輪人車人當有監造之官芻人大宰九式芻秣

居一其用甚廣宜有官主之等官此皆冬官篇亡之證後人讀書麤疏果於妄作如俞庭椿之徒紛紛割裂牽補致五官無一完善周禮之罪人也

五材先鄭引左傳後鄭謂金木皮玉土後鄭為長水火可制器不可為器金雖可兼玉而皮革不可遺曲禮六工土金石木獸草獸即皮也玉可兼石木可兼草

以辨民器注辨具也葢古人辨辦二字通用言辨不言辦王昭禹謂輪辨高下弓辨安危之屬非是

學無鎛此甚言四國能此者多雖有若無非眞謂不置是工亦非眞謂人皆作也注泥又以夫為丈夫尤謬

刀斤削劒必用水淬還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水性異也

兵車乘車三人故輿廣而輪高田車惟射御二人故輿可狹輪可卑馬可低詩謂之輶車亦因逐獸欲輕捷故也輪卑故以田馬配之非因馬低而減其輪注謂以馬大小為節未確

軫本輿後橫木之名輿人六分車廣以其一為之軫圍

是也及其載於轐上則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軫此言加軫與轐後言弓長四尺謂之庇軫又言軫方象地是也猶之式本有其木而隧前三分之二之處亦得通謂之式也

輿人之車箱蓋如今人造方箱之法用鳴雄交牙之筍使之相著初非以板嵌入軹轛也軹轛之植者横者如窗欞然於輿内貼板為之一以輔板一以承式木較木其植下筍入底板上筍入式較中間蓋皆釘之板上相

著不全藉軹轛之力是以軹圍小而轛圍尤小亦可以
固板也底板之後作軫㮣以板嵌入軫之槽中駕車時
輿連轐載於軸上有兩木鉗之而後軫亦銜輈踵是以
輿能安固不動也
加軫與轐之數軫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軫
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軌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
故轂上必有轐度之轐之圍徑無正文輈人當免之圍
居輈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輈亦在輿下度輿者則

兔圍與當兔等可知軸半徑三寸二分加轐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軌七分強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軫出轐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也與板之厚上與軫平亦以一寸二分為率後軫在輿下者餘一寸五分半輈踵為鈌曲以承之算加軫與轐之七寸當從輈算起蓋輈在軸上必當輿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必與輈齊平故知輈之當兔圍必與兔圍等大後不言兔圍者因輈以見也

轐有二設之盞在軌內八寸間以轂入輿下者亦七寸也轐當連於輿有兩木鉗軸如今制軿之鉗軸亦當如轐之制與

輪人進而眡之舊注未確進非車進乃人進也鮑人望而眡之進而握之可證大略好處遠望可見其精致處須近前細察凡圜形遠望中半漸積而下慎爾而下迤周遭皆均致也

幬之廉必近察乃見而遠望已若有突出而大之狀謂

之眼古語當以意想王氏謂如人之眼非也
綆非別有一物也只是輪偏箄之名注疏謂輪箄則車
行不掉實有至理假令牙之孔與轂孔正相值牙不稍
偏向外則重勢兩平輪可掉向外又可掉向內造車者
深明此理欲去車掉之病令牙稍出三分寸之二不正
與輪股鑿相當於是重勢稍偏而輪不得掉向內矣謂
之輪箄何也輪牙稍偏於外而輻股向內隆起也今飯
甑內作竹底四周下而中央隆起謂之甑箄此正漢時

輪單之遺語但輪之輻股微隆不若甑單之甚耳然則
圓物不平中隆而四周下者通謂之單也試觀車輪當
牙朗一目視之又懸線視之又以直物内外量之牙心
稍偏於外入菑之鑿未嘗偏但輻入牙之箭不用正而
用邊鈌邊佝内則牙自偏外矣上下鑿不相當而菑爪
不齵以爪用邊箭故後人不達物理不知輪單為何狀
率意解為輪外護牙夫護牙之鐵經雖未言古人當有
之然無與於爪之正否如謂作護牙於兩邊則作牙時

厚寸餘可矣何必又作䕶牙若因綆字從糸而謂用繩圍者尤非筍者枘也從俗名為筍又作榫

輪人兩匡字皆訓為枉後鄭訓剌剌音辣亦枉也他處言匡救匡正則是因其匡而正之也古人語有相反而轉詁之例去汚曰汚治亂曰亂馴擾曰擾正匡曰匡置物曰廢後人不識此義王氏觧為方豈可謂輪雖敝不方又有訓為匡郭者謂膚殼不固尤難通

山虞陽木陰木以生山南為陽山北為陰此則陰陽木

各有向日背日以向日為陽背日為陰

後云短轂則利長轂則安古人所以用三尺有竒之長轂者欲其安也此云大而短則摯摯者安之反郝氏訓梩杌是也先鄭危摯之訓亦是而云輻危摯則末覩後鄭轂末不堅之訓不可曉

既謂之牙圍必須計其四面牙厚有兩面當合計其數以減一尺一寸所減之餘為牙兩面之博折半為一面之博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一倍之三寸三分寸之二

以減一尺一寸其餘七寸三分寸之二折半三寸八分三釐有竒用通分法分之三寸六分寸之五是牙一面之博也去其踐地處内外不漆者各一寸又加厚一寸三分寸之二是為牙圍三分之一其餘漆者居三分之一鄭注不誤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一以三分之二為内三分之一為壺中空也壺中空所以受軸者也下文言五分其轂之長去二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則壺中内大而外小其當

輻菑處得三分之一也統言之中空處皆為藪切指之外當菑處為藪若轂上三十孔受輻菑者經謂之鑿不謂之藪且受菑之孔廣必當半寸以上方可容菑而堅牢如以一尺有奇之地鑿三十孔一孔僅三分有奇以今尺寸折之僅二分有奇此孔豈能容菑乎林希逸不達物理乃以藪為三十孔貽誤後人不可不辯

五分其轂之長長與圍同言長即是言圍

注算大小穿甚密去一以為賢當作去二但輈人軸圍

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若依圍三徑一算則軸徑當大穿穿內處正得徑四寸五分寸之二與鄭所算大穿穿內徑同何以能轉蓋圍三徑一非真率即祖冲之徑七圍二十二猶是約率而已近密矣以約率算軸徑不及四寸五分寸之一故能稍寛而轉注中凡言圍徑皆是徑一圍三畧言之車人柏車輻一何其渠二柯者三是也學者當知非密率一圍三即記文亦是以

軸承輿之力全在當大穿處故須粗大軸尾不當力故可小然金與木不能相摩疑當穿處亦必有金裹之

輻廣者軸之博也不言其厚者轂圍三尺二寸三十輻之股端相著厚一寸有竒可知也輻相著不留空際者欲其輻與輻相湊相扶有力也觀今車用十八輻股猶相湊況三十輻乎

牙得則無槷而固注云得謂倨句鑿内相應疏謂輻直為倨牙曲為句非也輻之入牙者作倨句之形即邊箭是也鄭注之精微賈氏猶不能盡通後人可輕破乎

綆參分寸之二疏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似

牙上鑿孔不正非也牙之厚無幾鑿孔有偏恐偏薄一邊非暴裂即先𤭛矣此賈氏察物未精失鄭注之意者也今車牙孔不偏而輻爪用邊筍鈌邊向内是以牙偏向外鄭前言倨句鑿内相應是古人亦用邊筍

萬之以眡其匡也後人謂萬為矩匡為方非也凡物圜中規者四角以方量之必中矩何用又以矩量正謂湊合諸木成牙恐其匡枉不平正故須以萬蔞運之視其稍有枉處則削而正之耳後鄭言等為萬蔞是當時有

其名物賈疏言見今車亦是得之實見余見造車者用木架作一圓與輪同大輪與之竝立而運之此正古人用蔿蒦之法也

兩壺欲同者欲其肉好均而輕重等也量之以黍猶古人以黍量黄鍾之意六事言輪極工致任人考驗之而皆可也可水可縣可量可權則因造輪時選材善繩墨正宏殺等肉好均六事似以難者在後權之而侔尤為難

斗柄達常長二尺桯長八尺皆以其可見者言之若達

常之入于桯桯之入於輿板底下者皆當有數寸又皆有鍵以固之故不為風飄蓋當鍵於後軫之内下貫輈踵

式有通指其地者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謂兵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是也有切指其木者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是也因前有憑式木故通車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其實式木不止横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

通謂之式人立車前皆式之地也其言揉其式何也葢
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前所以用曲木者不欲令折處
有稜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作椅子扶手亦揉曲木是也
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處言之兩端與兩輢之植軹相
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傳長勺
之戰登軾而望是也式木嵌入輿板其内又有轛木承
之甚固故可履也車制如後世紗帽之形前低後高式
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腰故御者可執轡射者可引

弓而憑式須小俛也此式之真形狀前人但知式車前横木不細考輿人車前三分之一處通名為式而可憑之木又有在兩旁者是以不得其狀於鄭注較兩輢上出式遂意其在横木之上於是輿制皆謬亂矣失自孔氏誤釋曲禮始試思較若在横木上則人憑式首觸較矣較崇五尺五寸及人之胸射者亦不便于引弓横木在較下將必以箭貫入轛木而轛圍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登軾式在前陰板之内則車外不見式矣

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式上有皮覆之為幦若在
板内如何能覆事事推之皆不合矣
輢者車之兩旁三分隧之二者輢只是板言其可倚也
其高上出式輢之上為較詩曰猗重較兮言較高於式
一重故曰重較非較又有兩重也車制尊卑皆如此
有謂卿車重較亦非也較有左右人立可憑亦是以木
嵌入於兩輢板而其下又有軹之植者承之以為固也
巾車玉路金路象路注謂以玉金象飾諸末當是飾較

之末也鄭注較兩輢上出式者本分明而觧者不得式之形狀遂謂較以一木横于式上以縮為横以兩較爲一較謬甚席上有左右几縮之較亦似之縮而非横軓轛皆在輿内所以輔輿而承較式其横植葢如作窻櫺之法用鵰雄交笥不甚用力故圍可小而式早於較轛圍尤小葢車内容三人兵車有駟乘者為地無多亦不可用大材也因轛圍甚小推之古之輿板皆是用雌雄笥相著非如今人之車以板嵌入木中也轛圍二寸二分弱四

方計之一而五分五釐今尺寸折算只有三分四釐有奇

立者衡者謂軹轛也較式之平置亦横者也直者如生即中縣者言其著於底板甚固也板之相連與軹轛横直之相交皆為縺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賈疏謂弇向内侈向外按成二年傳丑父寢於轏中孔疏謂轏與棧音義同引此棧車之注而云然則弇者謂上狹下濶也此以上下言之與賈說異何内何外是車後户有翕張上下則謂較與郤有

濶狹似孔說為優詳古人之意所以飾車欲侈者蓋謂車容三人甚逼柞稍寬一二寸亦有一二寸地位六尺六寸之輿更不可過但於上下侈弇間稍得贏數寸焉飾車有革輓不畏折壞則輿下依正度而上稍侈之便於左右用力也棧車無革輓恐折壞上不可侈則兩較之間稍弇而下依正度便於車中寢息也

又因侈弇之制益知古人車箱是用犬牙交錯之筍如今人作升斗上下濶狹不等用交筍自固也軹䡋亦稍

邪迤本不藉其力若恃軹轛之力持板則不可邪植矣

制度愈推闡而愈明

革輓輿有𧘂乎曰有閔二年歸衛夫人魚軒定九年輿

敝無存犀軒夫人用魚皮卿用犀則大夫之軒及凡革

車皆用牛革乎

士棧車無飾而庶人乘役車亦如棧車欲弇之制故詩

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從鄭以輈深計衡高八尺七

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此頸謂馬頸也上句有馬字故不必言馬頸而賈疏以輈頸釋之誤矣假令餘七寸為衡與輈頸之間則此七寸為頸中之曲處當言輈頸去地高八尺七寸不得言衡高八尺七寸輈頸高八尺七寸則衡直壓馬上當不其然先鄭謂輈曲中姑引之在下其實後鄭意不從也夫輈不能憑空而立衡既去馬頸七寸何以不望前輕此別有故葢言衡頸之間必以衡頸之心為距衡有半徑二寸二分以此

減七寸餘四寸八分為衡下去馬頸之數衡下當兩軏處必有簞以承之簞之高消去四寸八分而衡不空懸矣簞之制雖不見經而有其字齊有其地必有其物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齊侯唁公于野井以簞為几意其下有木架上斂下開以革覆之如今制益馬與牛不同牛頸高可負軏引車馬頸不能負衡須以簞覆于前因以革束衡而連之今駕馬車亦必用簞也

嘗疑軏非別有一物如耕牛之曲木也直是於衡上當

馬頸處不正得衡之圜徑故必以兩軏之間言之然則兩軏厭於𨏥上實有七寸缺其木如半月形即是軏玩鄭注兩軏之間一語可見葢衡軏上有缺處不正得衡之圜徑故必以兩軏之間言之然則兩軏厭於𨏥上實有七寸其七寸直是𨏥高而左傳之兩軥論語之軏皆指此言其實即是衡非與衡別體也

伏兔半在軸前半在軸後注言伏兔至軓葢如式深然則兔之長當一尺四寸有竒軸前約七寸軸後亦如

之賈疏有免尾上載軫之説未必是又疑免下有足鉗軸如今制而免當連於底板易云輿脱輹輹脱則不能駕矣

輈出前軓漸曲而上至衡微鉤而下軓前十尺揉之已定者也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注云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蓋以一丈三尺三寸揉之為十尺也疏并輿下之不揉及軓前揉已定者通計如二末是又前言十分其輈之長雖似言輈身之長然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此以

直度虛地而不論其弧曲

輈人不為大車之轅而言之者借彼喻此也大車轅本直無橈其橈夾牛轅端鬲厭牛領高下相當更不可作橈曲非作車者亦不善為轅致有覆車之患亦不因其登下之難而欲改從橈曲也但借大車之轅難於登下以明馬車之輈宜曲橈耳疏謂駕牛者亦須曲橈非是

今駕牛之車皆直轅

大車之轅前居三之二故其勢常摯伏其轅者人為攀

輈以助牛登也援其邸者人援車邸使不迷下也皆將車者之事

輈注則利準二鄭說皆未安注者不深不淺行如水注利準者便利而安耳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造輈者當進而與馬謀欲其不疲退而與人謀欲其安逸進退猶云前後非必謂人有退時也下言馬不契需是進與馬謀左不楗御者衣衽不敝是退與人謀良輈環灂當如先鄭說沂鄂如

環弓人氷析灂則審環角用環灂皆此義

輈在前者灂之入軌下者可不灂而亦灂其七寸者欲

驗輈之和安久而不摩損也

鍾鼎欲其堅不剝蝕故金最多斧斤至削殺矢皆有刃

其用之重欲其難缺者金多用之輕欲其不折者金少

鑒燧欲明故金錫半

舊謂削為書刀疑其不然今剞劂者用刀皆直無曲今

木工削木用横刀形曲兩端有柄疑是古之削但不止

長尺博寸此長尺博寸記其小者耳
毋齊未嘗不可同工鄭注之疑本未確殺矢戈戟皆兵
器同工為宜
刃長寸刃者鏃鋒鋒上漸廣濶一寸不言博而言圍者
濶處有脊厚薄不等故以圍言之謂轉一周皆一寸也
今考戈戟可刺可鉤而皆有胡自是鉤兵二矛皆刺兵
故曰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後人謂矛為鉤兵因詩二矛
重喬意其為鉤不知喬所以懸英鄭箋謂矛矜室題是

也非以喬為鉤又或習見定舟之鐵矛有鉤意矛亦是如此而不知其非也古曰矛後世曰矟又曰槊而今則為長槍

戈之制直刃為援上長八寸下接柄處長四寸為內其一旁有胡灣如月有刃兩末之間長六寸刃至接援處廣二寸胡倨句如磬折而豐其上下近本處為外博旍倨與句之邊皆為外對刃之灣處為內也倨句中博處皆為本對銳處為末也分胡為二上半倨之外畔在右

為裏故注云倨之外胡之裏也下半倒轉亦置本在下則句之外畔在左為表故註云句之外胡之表也援與內之廣蓋如戟之廣寸有半而戈胡廣二寸是增半寸增半寸則倨句在外處皆須增使博故云倨句外博如此則無已倨已句長內短內之病也已倨則句人不入注以啄人言之或未確胡連於援與內之間本有定度何以有長內短內注以長內為曲於磬折承已句也短內為倨於磬折承已倨也因其過曲而胡之下鋒太上

則内似長過直而胡之下鋒太下則内似短非真謂移其上下也記本不及援而注謂内短則援長内長則援短於本文似為添出長内則折前注謂引之與胡並鉤恐末礭或以胡之上末處為前盋鉤之太深用力猛而胡末或折傷也短内而胡頭太舒鉤人不來是不疾戈戟皆為句兵以其有曲胡也而其用不止於鉤人戈有援直刃可摏人其胡之曲折可斬人戟有刺有援直上皆可刺人其胡之曲下者可鉤人戈胡戟胡其形異

戈胡作倨句而外博胡背連於援形如偃月而背廣戟胡中矩横貫援而曲下形如覆矩戈胡向人即所以傷人以其句處有刃也戟胡鋒直下而曲中無刃欲生獲其人則鉤之此戈戟之異用也以傳考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摏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摏之也狼瞫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皙而傷苑何忌刜林雍斷其足亦是以戈胡擊之刜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用

胡皆可殺之惟鉤之用未見於傳而記言長内則折前
短内則不疾自是言鉤人不便利之病子都拔棘逐殺
潁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擬用戟之刺與援者也狂
狡倒戟出鄭人于井反為鄭人所獲欒樂乘槐木而覆
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句人者也戟胡横直
皆三寸其間甚狹何能句人出於井叅句其衣若帶是
以其人不傷反能禽句者也句欒樂斷肘而死叅其人
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句之句之而胡

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明乎戈戟之用而後可
得戈戟之形
中其莖設其後後者人所握之餘注以設為大於義未
安詳文義似以設為置如夫人設其比之設作莖時即
擬後加大是為設其後
首即鐶環即鐔首廣一寸三分寸之二謂鐶兩畔出於
刃之數也加臘廣二寸半其徑四寸一分有奇少儀言
澤劒首是劒首周圍用金弄之而澤

衡者甬之上端非别有一物為衡鄭意甬之上一截為衡者誤陳祥道云衡横甬上者也非是

帶如人腰之有帶當設於鼓之上舞之下二帶之間即鉦間帶唯二耳若于之上舞之端無所用帶注謂介在於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非也衡疑為衍字若甬衡之間有介豈帶亦施於甬上乎設鍾乳當是為鼓舞所俠而注云今時鍾乳俠鼓與舞夫鼓在下舞在上中間有鉦間乳如何能俠之下注云今時鍾或無鉦間意者此

無鉦間之鍾鼓舞間一帶帶之上為舞一面十八帶之下為鼓亦一面十八故云侠鼓與舞乎然而非古制矣詳經文篆間謂之枚鍾唯兩篆枚設兩篆之間或縱界為四一處有九則兩面乃得三十六耳注云一處有九而疏謂一帶有九又失注意乳不設於帶何云一帶有九乎

于上之擵謂之隧按孟子以追蠡豐氏以鍾紐旋蟲釋之本非定訓後人疑之焦竑謂當為槌擊之追高子以

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此說近之愚謂追即此所謂隧也以其窐深謂之隧以其追擊謂之追擊處本若攡弊年久則愈深如蟲齧孟子以城門之軌轍迹深為喻正與隧之義合也

注計鉦徑銑間鼓間舞廣皆得之其云鉦間亦當六此鍾口徑十者其長十六則大誤也以經文詳之十分其銑之徑去二得八以為鉦之徑即以其鉦之徑八者為之銑間銑間者自鉦至銑之長包鼓間在其中也於八

分中去二分以為之鼓間則鼓間得六其所去之二分即是鉦間下文言鉦之長言鉦間已藏此句中矣鼓六鉦二加舞廣四是鍾口徑十者其長十二奈何謂鉦六而長十六乎夫八分去二者得六猶八分去六者得二此理易知是以經不必別言鉦間二豈意後人猶生此誤乎假令鉦六則與經文不協鉦六鼓六是自鉦至銑間十二非以其鉦之八為之銑間矣又為十二分去半以為之鼓間非八分去二以為之鼓間矣何鄭氏之明

而不能覺此也後人讀書粗疎不能細繹經文以訂鄭氏之失歷代鑄鍾者皆依此注以為劑量於是鍾體狹而長下文云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與同云高聲硍皆不免有此病而況因此鉦六又生長甬之病乎漢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鍾以律計倍半此約略言之謂或倍或半其長大則有加數倍者非謂皆加一倍有半也疏說誤

甬圍衡圍自甬下端漸殺至上端如鉦間六則圍亦太

大矣甬之上端爲衡非别有一處居甬之一者名衡也甬當二在上一在下之處猶粗大於此穿孔設旋爲宜注謂旋當甬之中央與經文背矣假令甬長得六設旋當其半處能無震掉乎

有說即在此三言中謂其中有理可説也諸家以下文解之不確下文自説不中度之病經云有説而不明言似有難言之意葢聲律之理精微昔李照作新樂其聲太下太常歌工病之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

乃協而照卒不能辨此則清濁又由於銅齊可見此理難言

如鄭誤算鉦長而甬因之以長且設旋於甬中央正恐有震掉之病宋仁宗時李照鑄鎛鍾長甬震掉聲不和著作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炫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宮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羲叟之言為驗聲音之感人如

此雖州鳩與羲叟之言皆偶中而長甬之病未必不由

鄭注誤之

大鍾十分其鼓間小鍾十分其鉦間分明鼓間鉦間不同又可見鼓間大鉦間小前不言鉦間者去二分以為之鼓間句可知也鄭臆解鉦間反疑此經之非而欲改鼓外鉦外謬甚鼓外如何是二鉦外如何是一若并二間而十分之則愈厚矣以二間為二分一間為一分亦不成文理

如鄭言鍾口十者其長十六則有小而長聲難息之病典同所謂高聲硍是也宋范鎮雖嘗辨之其自為說乃謂鼓舞皆六而鉦四則仍是長十六且誤以舞脩為舞廣勢必以舞廣為舞徑下口十而上徑四又有侈則柞之病矣夫以簡而該微而顯之經文鄭氏猶不能讀遺誤千餘年辨者復增其誤然則讀古豈易言哉制器豈易言哉

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葢權之者惟知金錫之

輕重而不得大小之度亦不能算此鬴當用金錫幾何凡重者體小輕者體大量為法度之器欲其適重一鈞雖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若先以一鈞之數六一分之則不能通合一鈞矣故必平正之如銅立方一寸其重幾何錫立方一寸其重幾何知其體積與輕重之比例然後可以計金錫而入模範也

又案準字古文作水或是先以方器貯水令滿定其重乃入金若錫於水水溢取出金錫再權其水視所減之

斤兩與分寸可得金錫大小之比例後人算金銀之法如此疑古人亦用此法模範先成而金錫體異先權以知輕重準以知大小然後可量金錫之多寡入模範使其成適合一鈞也量非鍾鬲不必拘於六分其金而錫居一鄭世子載堉曰改煎煎畢更煎至不耗乃止也權之準之謂稱準六一之數也量之謂鑄成方寸者數枚驗其分兩同則知不耗矣

鄭世子據管子輕重內篇謂五區為釜釜乃八斗非六斗四升別有說見律呂闡微

槩而不稅先鄭說無病後鄭荅趙商問此官量鎮在市中所以勘諸廛之量器以取平故不稅亦即先鄭之意但謂廛人所稅在肆常用者則誤廛人總布非稅及斗斛銓衡

周禮疑義舉要卷六

周禮疑義舉要卷七

婺源江永撰

考工記二

犀甲兕甲皆單而不合合甲則一甲有兩甲之革費多工多而價重犀兕非不削革裏肉欲其堅厚不盡削也合甲則削之多惟存其表璧謍之用竹惟存箴青皮而兩面合之故尤堅久

甲續札為之節節相續則一札而表裏有兩重不甚堅者續欲密札稍短而多堅則可稍長而少也如第一札之半第二札續之第二札之半第三札續之則第三札之上端當第一札之盡處故一札有兩重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蓋一札左右疊之凡四重札有八重而鏃穿其七也

甲片片而為之非若裁衣之易故必先為人身之形容而後裁制之為甲甚多其容亦當有大小長短服時以

身合之非先擬一人之身而後制甲為此人服也
上旅下旅此旅即背旅之膂脊骨也故注謂上旅為要
以上下旅為要以下疏以札衆多為旅失之甲自要半
上下相等故權之而重若一
以其長為之圍文承權其上旅下旅之後必通計上旅
下旅之長葢甲裳當下蔽脛及跗中人長八尺自肩及
跗約六尺五六寸頭約一尺三寸有奇見車人半矩謂之宣注又足跗至地一二寸其餘有六尺五六寸計上旅下旅正合人身之要圍深衣裳計要半下七尺二寸若

彼禮服欲寬博又有帶束之甲欲貼身緊束故要圍當殺數寸　註圍謂札要廣厚者當人身之腰也甲皆以札為之故通謂之札而疏謂量一札之長又以長之中央為圍失之矣

此言鑽空欲小下云革堅謂孔小則革不裂也是因窓故堅窓亦有綫緊密而孔窒深之意

眡其朕欲其直也朕字從目者為目縫則此朕字謂縫甲之縫也縫欲正直不可斜枉下言制善兼裁與縫言之此與深衣篇負繩及踝以應直可參觀深衣背縫直

中繩此縫甲亦欲如是也槀之如約亦由裁縫之工

注倉頡篇有鞄[illegible][illegible]字從兆從穴從瓦[illegible]乳究反柔革

也

卷而搏之欲其無迆也搏字當音團摶者卷作一束也

迆邪迆也

眡其著欲其淺也言縫合兩皮相著之處欲淺狹若太

深廣則革為厚邊縫皮起而革不信

凡徑一者不止圍三祖冲之約率徑七圍二十二如鼓

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五寸七分弱以端廣六寸計
幾有二十一板以中穹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計之則
其圍二十一尺九寸六分亦幾有二十一板蓋造鼓時
自有伸縮以求密合記不言板數或用二十板而稍加
其六寸與一尺之度或用二十一板而稍減其六寸與
一尺之度皆可也先儒習於徑一圍三之說未知有密
率耳

厚三寸疑其太厚恐有誤字

鼖鼓雖鼓軍事此鼓甚長大非車中所能容疑元帥車中之鼓不如此鼖鼓依密率算之中圍十六尺七寸六分鼖鼓倨句磬折者但知磬之折而不止中矩

山以章鄭說未安王氏云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畫山者雖其文之成章而必取其上正之形此說可取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先鄭謂白采後布之為其易漬汙此說與論語繪事後素及記白受采相反豈記文本如鄭說夫子又別發一義與盎素有本質之素有粉白之

素本質之素在先而粉白之素則宜後加也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終葵椎也注謂為椎於杼上明無所屈非也大圭通體皆直插於帶恐失墜故首作椎亦即以此明尊諸侯服荼前詘後直有詘則不失墜故無椎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當承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之下天子用圭七寸因聘女謙也諸侯用大璋七寸謂上公七寸亦謙也侯伯當用五寸子男其用璧琮與

宗祝以前馬當如注說馬即校人之黄駒前馬者先行
灌而後殺駒也林氏謂奉以先馬而行似王所乘之馬
誤矣
案十有二寸節多可疑先鄭謂夫人為天子夫人義勝
後鄭然天子用物乃有十二王後亦當用九寸九列
耳即不然案十二寸有定亦不當以十二列勞上公記
不言后而言夫人後鄭謂記時同王后於夫人義皆未
安 夫人實是后不斥言之耳

雕人雖闕而姓有漆雕氏記言丹漆雕幾之美司几筵有雕几彤几漆几髹几漆器雕人作之或謂雕漆玊者非也

倨句一矩有半注疏得之後人不通算法多不得其解今詳言之倨猶直也句猶曲也磬須作折旋形然不可正方如矩而失於太句又不可使兩股間過開而失於太倨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句股間之弦比正方之弦稍長得一矩有半以為作磬之法則得倨句之宜

也凡正方形方十者斜弦十四一四有竒此正方矩也
令以一矩有半為弦是為十有五不止十四一四有竒
而兩股稍開也後世作磬不知此率作正方如矩形矣
矢笴有長短三尺其中制假令矢長三尺三分之前一
尺後二尺五分之二在前尺二寸三在後尺八寸七分
之三在前尺三寸弱四在後尺七寸强當其處凖平之
以定鏃之重輕前稍短者鏃重稍長者鏃輕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此刃

并鋋言之設刃即設鋋也參分其羽謂畐後設羽之處得一分羽前至設鋋之處得二分也言羽則匕在其中羽與匕六寸有奇羽前至鋋一尺二寸有奇共一尺九寸於此處設鋋刃則前刃之重鎮與後羽之輕揚可以相制疾風不能驚憚矣加鋋與刃一尺一寸是三尺也此刃兼鋋非指鏃端之鋒註誤解參分其羽為二寸則是三分為刃長非三分其羽以設其刃矣且刃長寸此及冶氏兩言之謂此處脫二字既未安而刃長二寸鋋

十之又有鋌二十寸之嫌文意尤不協今詳之乃是以設羽之處為三分之一其餘有三分之二也

髻墾薜暴髻字從先鄭讀為刮義從疏敧邪不正墾為頓傷薜為破裂後鄭訓精當暴訓墳起不堅致但言墳起不必言不堅致可也此等皆以字之聲音意想可知後人泥字之形義訓釋者非也

五蟲本以無羽毛鱗介者為蠃而獸皆為毛蟲此以虎豹之屬别於脂膏者為蠃所指各異鄭因此文遂以虎

豹之屬釋大司徒與月令之贏誤矣

凡贏羽蟲皆刻於植虡上曰任重曰任輕曰加任焉假設言之耳非真以全架任之於其背也說者泥任字謂凡虡所刻物皆於其下載之繪圖者遂作禽獸負笋虡之形殊可笑夫以禽鳥而加磬架於其背有悲鳴而死耳古人制器不當如是之拙

觚為觶豆為斗當如舊說劉氏謂獻一升酬以三升通計四升四升為豆非也若論獻酬之正禮賓止得一獻

而酬酒不舉何有四升如以主人言之受酢一爵酬賓一觶得四升矣而又不得為獻或謂始而主獻次而賓酬三而主酬故稱三酬強觧一獻三酬亦未思賓之酬酒不舉也不知記文本通前後大槩言之謂得一獻三酬則一斗耳非必謂獻酬正禮也酬酒不舉而後有旅酬無算爵皆用觶行酬則宜有三酬矣且古之量甚小古一升當今一合五勺有竒一斗當今一升五合有竒食肉飲酒如此正是中人之食若四升僅如今之六合

一句耳中人之食豈止此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讀春為蠢文義未安從王氏諸侯春貢士之說可也

此經三侯分明有大射賓射燕射記曰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是燕亦為射而燕不可謂五采之侯亦是燕而無賓射祭侯祝辭何亦疑之以侯象諸侯而射之且明言射侯之意不動諸侯之怒乎後思之不然射本是武事因而文之以禮樂耳若使諸侯皆屬於王所天

下安寧櫜弓束矢安用射所以用射正為諸侯有不順服者耳故以大司馬九伐之意寓之於射侯正先王奮武詰戎之意作射義者未見此記乃謂射中得為諸侯不中則否其說迂遠後人又欲曲避諸侯之義謂侯字古人本作厌象矢集于布之形然則曷不并其侯之名而易之乎

人衆地阻則勢不便人勞饑罷則力不勝故兵不宜長

注未該

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後人反之非也戈戟雖可刺

而有胡主於句

橫而搖之當是手執其中以搖之疏謂橫置膝上以一手執一頭以搖之未確

水地以縣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不知若何而望有謂四面注水於地以審其高下此於經文水地似協矣又云於四角立四柱以繩懸之以審其邪正不知何故又必立四柱也今工人作室既成有平水之法各柱任意量定若干尺畫墨四面依墨用橫線線

下以竹承水縣直物於線進退量之如柱平則直物至水皆均如不均則知柱有高下而更定之意古人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亦是用此法

此謂測景之地須先平之蓋地不平則景有差故下注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非謂通國城之地皆須平也疏云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誤矣國城隨地勢皆可居民何用平

古人樹臬用八尺何也蓋測景之臬不可過短過短則

分寸太密而難分過長則取景虛淡而難審八尺與人齊如是為宜八尺雖無正文而土中之地夏至景尺有五寸以知用八尺臬也後世郭守敬測景用四丈之表表上作横梁下用銅皮鑽小竅於小竅中取横梁之景謂之景符此後人之巧法然四丈表亦不易作也疏引考靈曜謂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為法此漢人之妄說天去地豈止八萬里哉

為規者以樹槷之處為心而畫墨於地為圓形視朝景

端之當規者識之又視夕景端之當規者識之作一橫線於規心亦作一横線與之平行則東西之位正矣折半作直線則南北之位正矣後世郭守敬作正方案多為之規樹短表於案心多為之墨亦倣此意而變通之日景近二分時朝夕有微差當二至時朝夕均方位尤審

市朝一夫或疑其過狹然云朝者指其外朝當王宫之中者言之方百步亦不為狹其兩旁當左祖右社固有

餘地也大約王宮方三百步外朝之兩旁亦當各百步後市亦然此外為民居世室重屋明堂經文有詳有略固有互相備之意然鄭謂三者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則未必然周路寢之制略見顧命有堂有序有夾有房何嘗有五室有兩階有二垂有側階何嘗有九階葢宗廟路寢宜同制而明堂則否也明堂者朝諸侯聽朔祀上帝配文王之堂東西南北有四門堂上中央與四隅有五室東西階之間有中階

而東西北堂皆有兩階為九階皆與寢廟不同也此當
合匠人及月令明堂位并朱子之明堂圖參考之乃知
其制蓋月令者明堂聽朔之制也南為明堂北為玄堂
東為青陽西為總章雖未知果周制秦制而四面有堂
可知矣四隅雖各有左右个而朱子謂青陽之右个乃
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
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隨其時之
方位開門則八个實四个并中央之太廟太室正合此

經之五室矣五室并四堂為九大戴禮所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氏以為法龜文朱子所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者此也大戴又謂有九室十二堂則舛矣當四方之中者可謂之堂不可謂之室既為九室又安得復有十二堂乎以此經九筵七筵計之東西九筵以為廣南北七筵以為脩凡室皆方二筵則南北之堂各有廣五筵脩二筵半之地東西之堂各有廣三筵脩二筵之地也而中室之左右猶各有南北二筵東西一筵

半之地葢以為左右房宗祀文王陳籩豆不可無房故
太室旁宜有房而此經略之也大戴謂四戶八牖凡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疑未必然四隅之室不必開四戶葢
室在堂廉兩邊未必有墻也四門中階之制見明堂位
門有堂室見此經疑惟南門有之又疑南門外有朝大
戴所謂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揖朝者王揖見羣
臣之朝葢視朔時先於南門外朝羣臣然後至明堂隨
月居之以布政令布訖即反堂室迫狹羣臣在堂下亦

可無嫌也

井田之制未能畫方如棊局今欲以數言總其大槩亦各隨其文勢以立言非可按圖而索驥也注於遂人匠人有異制誠啓後人之疑愚於遂人已言九夫為井以方言十夫有溝以長言皆通為一法矣畎遂之水通於溝溝通於洫洫通於澮澮通於川此遂人匠人所同也其多少遠近則各因其地勢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後鄭謂不墾地之溝先鄭謂水漱

醟之溝陳氏謂溝末皆非也梢與輪人捎其藪之捎同除也謂掘地為溝也下流納水多故三十里宜倍於上流之廣其廣當以漸而增也

大防外剱注謂又薄其上厚其下或謂非更殺其上乃益厚其下皆與經文不協愚謂大防宜殺其外不殺其内也外必殺者使下厚而土不傾内不殺者所以當水之衝也然則兩邊皆殺者非大防也

里為式舊讀里為已非也以一日之功築鑿幾何又以

一里之地計幾何日幾何人力則可依附此而計用幾何衆力也

庛字先鄭謂耜下岐後鄭謂耒下前曲接耜疑先鄭近之庛即耜也如耒之下復作一折而後接耜似爲贅耒已六尺加金約一尺通七尺長不啻及肩則舉手高而不便於用力以庛即金并耒弦内只六尺則便於推而量步不必脱金亦便於量也近人言耜廣五寸此言庛長一尺互相備庛雖作於金工而車人并言之猶之矢

人亦言刃鋌也庛與耜音同字異經與記一字兩形者多矣

或謂耒之用高舉而入向内而發而人身作抱勢便於起土非也耜之入土也不必高舉惟用力推之其發土也句曲者向外非向内也詢之行中州者謂親見耕地之法以足助手蹴耜入土乃捺其柄向外挑撥每一發則人却行而後也耦耕用兩人發土

直庛句庛謂作耜有直有句也倨句磬折不甚直亦不

甚句
大車之輪必出於箱外其間又須有空處容輪轉徹廣安能與兩長同數後文徹廣六尺當是八尺之誤以徹廣計置輻宜皆如馬車之法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此計之大車箱下無轂柏車箱下有轂軸上不必伏兔即以兩轅庋起此三等之車大約因任有重輕牛有高下視牛之高下以為輪之崇卑非必因行澤而高其輪也

綆寸者輪大則輪之向外箄者自當稍寬

牝服言其虛而能負載物即箱之異名耳作之亦當用

雌雄交笴牝服不言廣略之也牝服惟柏車方大車羊

車皆長方陳氏謂車人之箱方而不廣者未確較即牝

服上之四周木故注以較言之馬車有式爲重較此爲

平較牛車轅長者牝服之後猶有轅轅尾亦可載物今

車亦如此以上下文可推知其長短大車尾轅四尺羊

車五尺五寸柏車三尺皆以轅長三之一減牝服之半

計之其前轅出牝服之外者大車一丈四尺柏車九尺羊車八尺五寸牛車即以轅當伏兔鑿其鉤謂轅當軸處鑿半月形以銜軸軸上亦稍鑿之令其相鉤著不脫牛在車旁牽者以曲木為軛在轅內則以轅端之橫木為軛故注云鬲轅端厭牛領者鬲即論語之輗彼注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非是今之牛車在轅內者無軛可驗

射深之力在幹亦在筋後言九和之弓角不勝幹幹不

勝筋則筋力在角幹之上故篇末云覆之而筋至謂之

深弓

射遠者用埶詳諸埶字是以物形自曲者為埶

居幹謂之若何而居有讀鋸字者亦未安𠉀栗古語難曉以意

想之木之文理不邪迆也發謂發弓辟戾令人謂之弓翻

老牛之角紾而昔紾似與直對謂辟戾不直也昔似與

澤對謂若陳久之色不鮮潤也昔有久意如昔酒是也

冬析幹當兼伐木言之伐木宜於冬冬時謂其津液下流

體質堅實一立春則津液上行其材濡耎且易生蠹易者言其易治無濡耎生蠹諸病春液肉疑是以火炙肉出其液秋合三材舊謂膠漆絲詳文勢三材謂幹肉筋合者以膠絲合之也漆則在後故下云冰析灂冰析灂注說可疑大寒中下於檠中復内之似與析灂無涉析灂難曉下言水析灂則審環環者漆之所鄂見輈人先鄭說似欲於大寒時施漆漆乾而灂文有定也後言合灂若背手文合灂似對析灂而言疑析灂者分析弓之

表裏而漆之又或兼分析諸弓之意有無灂者有灂而深者有有灂而疏者有惟漆筋而角無灂者皆須分別用之也

前言筋欲敝之敝謂搥擊欲極熟夏治筋則不煩蓋欲乘暑月蒸溽時治之可不煩勞而敝也

木不能無目而目又不可盡去盡則有缺陷非他物所能填補故遇目處徐徐斵之令其平正無暴起摩筋之病而止而其餘目仍欲畱之使無缺陷填補之病也假

令以膠填補弓有張弛則陷中之膠恐有變動矣㮄目必荼似有此意

故角三液而幹再液文承㮄目不荼而筋膽恒此作之後意主於幹再液葢欲液之使濡而目易㮄也

厚其液而節其帤厚其液即上文幹再液也再液幹已濡耎矣猶必節其帤不厚不薄乃無太堅太需之病也

㮄摯必中摯之言致也又輈人大車之轅摯摯有下之意近幹近柎處細從柎至簫漸下故謂之摯與中與均

皆謂無厚薄不匀也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此需字與上同義謂角之柔耎者也角長者居淵中長不能達簫則以他角之近末而柔者續之此句爲下張本下恒角而短是當長而短也恒角而達是當短反長而當耎處反堅也

角須先以長者置於淵中令中堅當畏弓乃有力而放矢疾今竟角而短則末之柔者當畏而弓弱矣

弓不能以一角達末須以短續長令角末之柔者當弓

之末令恒角而達接續之角過長而近末處猶當其堅則弓亦不利如常縛於韣中甚言其放矢之不疾也注乃謂送矢太疾與終紲之喻相反矣

恒角而短與恒角而達二事相因由其淵中之角短故接續之角不得長短長失所當堅處反柔當柔處反堅其送矢不疾之病則一故此節與上節詳略互見而下節再申恒角而達則恒角而短之病亦在其中

以奚解中而變對挻臂中有柎蓋一句言簫一句言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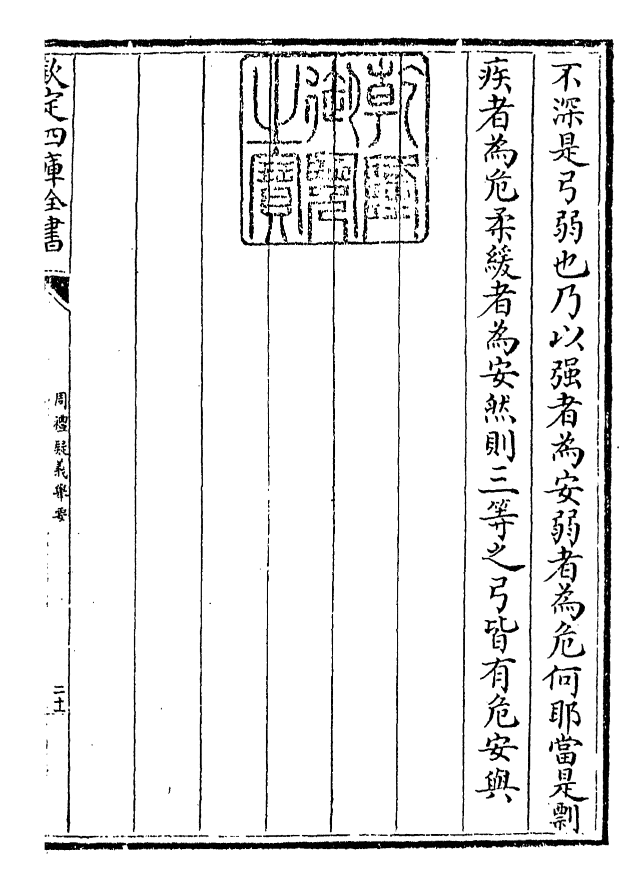
此言弓幹上本有簫以為放矢之疾有柎以為引弓之
剽然而居角不善弓雖勁猶不利也
引筋疑謂纒筋于幹須引之急乃無寬弛之病太甚傷
力則筋恐絶也
下柎之弓節似謂末柎綢三處相連而動未知其所以
然不敢强解
量其力有三均鄭注不誤賈疏失之注言以繩試弓之
法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本已成之弓先言幹勝一石

加角勝二石被筋勝三石此推三均之由謂其由此三者之力耳非謂弓未成而迭試之也疏謂初空幹時稱物一石則失之矣被筋必先於加角安能使角先於筋

為天子之弓云云此言尊卑制度如此至用弓時自有變通下文所言則變通之法也亦猶大射侯道有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以此辨尊卑至射時臣各射其侯而君則三侯皆可射也

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

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强者為安弱者為危何耶當是剽疾者為危柔緩者為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



周禮疑義舉要卷七